漢魏遺書鈔

序錄

唐志鄭元箋毛詩詁訓二十卷又譜三卷（隋志無經典敘錄鄭元詩譜二卷）

歐陽公序曰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

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攷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魏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取以補鄭

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而仍
存其圖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
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讀案孔氏毛詩正義於國風雅頌卷首皆引鄭譜
必其時此書尚有傳本歐公何以云崇文總目秘
書所藏亦無之也又此序云所得絳州本首尾殘
缺自周公已上皆亡今其文具如正義所引歐公
豈未之見而又何以云云也蓋由此書有圖有譜
絳州本亦祇有譜無圖故歐公既用已所為圖以

補鄭氏之亡而於其譜殘缺仍取孔氏正義以補正之故自以爲完書刋入唐志今文獻通考及朱氏經義考所載鄭氏詩譜蓋即歐公所訂之本非徐整太叔求二家所注舊譜也然其書今亦未見故仍從正義采錄以存此書目凡爲譜十有五

詩譜

漢　北海鄭康成撰　　金谿鄭　曦校

自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

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明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皆作衆國紛然

刺怨相尋五覇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絶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

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方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譜

周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

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

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世守采

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爲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荅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黄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邶鄘衛風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

州大行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及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

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王風譜

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襃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鄭風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

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其言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

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齊風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

焉齊之變風始作

魏風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

唐風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

秦風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旣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采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絶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

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𢪛有周兩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迣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陳風譜

陳者太皡虙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盟豬大姬無子好巫覡

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始作矣

檜風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于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曹風譜

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豳風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

乎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小雅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

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
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
道之功如此而已矣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
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
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
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
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
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
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

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畧大
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
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
之次也問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
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于被
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
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
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
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弟（一作第）耳亂甚焉既

移又文一作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形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

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
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
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崇禮教十
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
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夔國
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
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
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
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

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閙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

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

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序録

經典序録曰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大常卿撰[illegible]

元詩譜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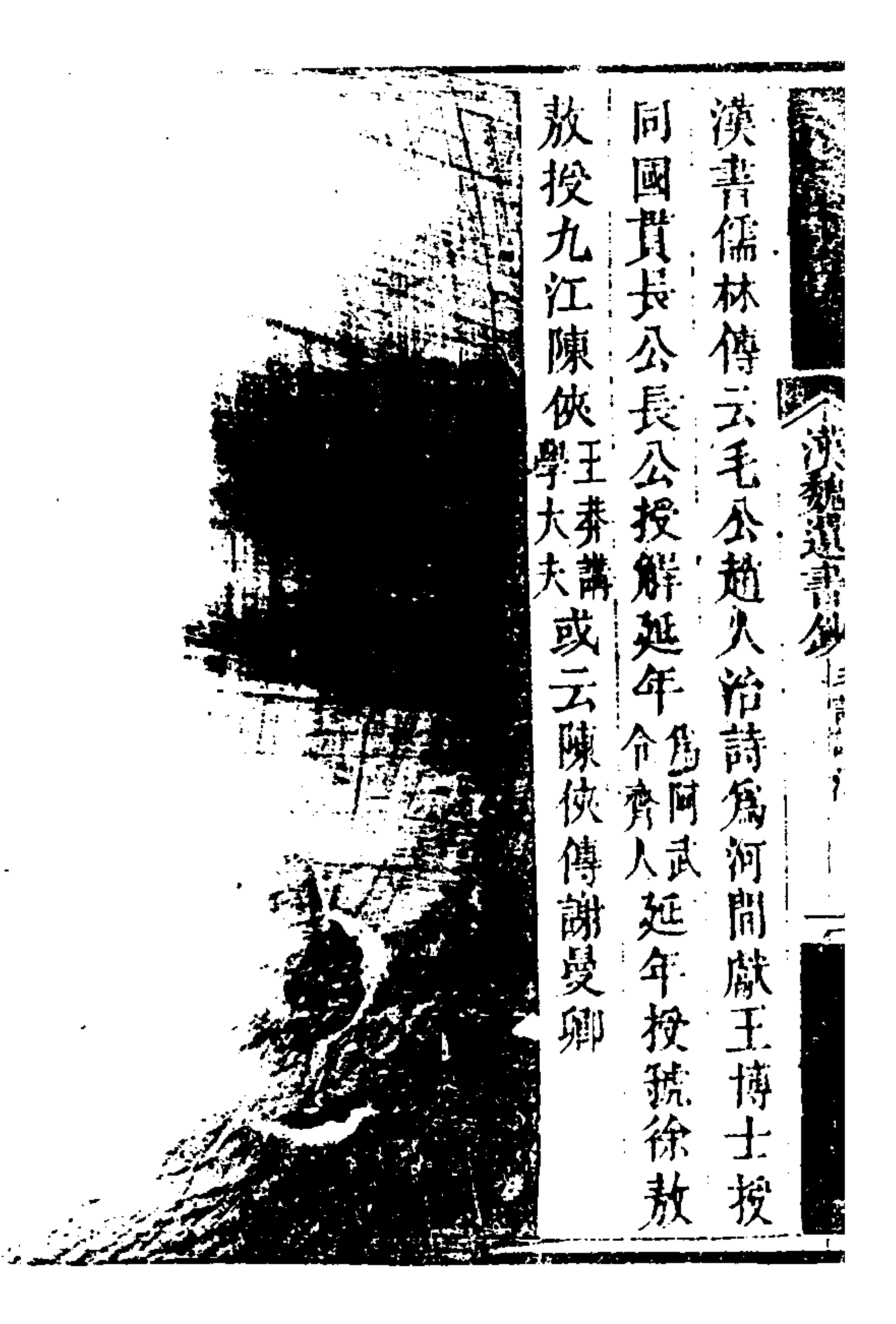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曰經典釋文序録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隋志太叔裘及劉炫注古今書録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爲太叔求而不考序録徐正陽疑即徐整諱以整爲正暢爲陽也

按唐志不載此篇目則是書之亡蓋已久矣今亦祇從陸氏經典釋文序録鈔出一條

毛詩譜注

豫章徐　整撰

毛詩出自子夏授高行子按困學紀聞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郎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名萇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鄭元詩譜云孟仲子子思之弟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公長公授解延年爲阿武令齊人延年授號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王莽講學大夫或云陳俠傳謝曼卿

序錄

隋志魏衛將軍王肅毛詩注二十卷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二卷魏司空王基毛詩駁一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毛詩異同評十卷晉徐州從事陳統難孫氏毛詩評四卷

經典序錄曰鄭氏作毛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字伯輿東萊人駮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長沙太守為詩評評毛鄭王肅同異朋於王徐

州從事陳統字元方　難孫申鄭

經義考曰按隋志別集類有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一孫毓也一以爲長沙守一以爲汝南守一以爲豫州刺史未審孰是

謨按諸書俱已久亡遺說畧具孔氏毛詩正義惟陳說無考今從正義鈔出王基駁十條孫毓評六十七條又鈔出釋文七條內有孔晁馬昭張融數家之說疑當屬聖證論孔氏牽入異同評今仍鈔錄

毛詩異同評

晉　北海孫毓撰　　萬載陳郁彬校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傳〕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

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

王基駁曰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賚

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

汝墳道化行也

王肅曰當紂之時大夫行役

王基曰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

䟽等皆云大夫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
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
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
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
盎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
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
其粢盛盎以黍稷
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

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奥奥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徹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

孫毓以王爲長

退食自公箋退食謂減膳也

王肅曰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

孫毓曰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

知

僴兮僴兮方將萬舞【傳】以干羽爲萬舞

孫毓曰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

孫毓曰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

義爲長

素絲組之及馬五之傳驂馬五轡箋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

經言驂則三馬之名

孔晁曰作者歷言三王之法

王基曰商頌曰約軧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

不駕三也

楊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蒲蒲柳

孫毓曰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 釋文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箋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

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

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孫毓曰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

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

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自相違戾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傳】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

孫毓曰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

王肅曰升于堂以俟

孫毓曰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

充耳以素乎而倘之以瓊華乎而傳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瑱華石色似瓊也

王肅曰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又曰以美石飾象瑱

玉基曰紞今之絛豈有一色之絛色不雜不成爲絛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孫毓曰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箋）姊妹之子曰甥

王肅曰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

孫毓曰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

言采其藚（附）藚采也（箋）言菜其藚以爲菜

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

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無朋平均不朋黨

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　釋文

孫毓曰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王肅曰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

孫毓曰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匪適株林從夏南箋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

王肅門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孫毓以王爲長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箋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加之何而得見之

孫毓以箋義爲長

庶見素冠兮傳冠練冠也箋喪禮旣祥祭而縞冠素紕

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

孫毓以箋說爲長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騏當作璂以玉

爲之

孫毓曰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弁所以

飾弁箋義爲長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傳)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喜

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

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

孫毓曰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糞餕迎賓之敬

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嫗壟畝

之閒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

之本旨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王肅曰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

孫毓曰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

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絶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譎公此之由然

王肅曰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其存成王無所誅殺横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

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
馬昭曰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
念西而悲
孫毓曰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
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
義國家之用也【箋】四國流言旣破毀我周公又損傷

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

王肅曰今四國乃盡破其用

孫毓曰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

又曰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王肅曰刺朝廷不成王

孫毓曰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
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
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
所專求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
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易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
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畧言刺朝
廷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箋）伐柯之
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

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孫毓曰周公之思歸悲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婚姻尚相須媒何須聞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之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

遠反倘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箋)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

王肅曰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孫毓曰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王肅以周爰咨詢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

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

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君子斥時在位者也

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

六月宣王北伐也

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

王肅曰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

追逐乃至於太原

王基曰六月使吉甫釆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

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孔晁曰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

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侵鎬及方(案)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王肅以爲鎬京

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

歸來也故知鄉名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

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斯干宣王考室也箋宣王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王肅曰宣王修先祖宮室儉而得禮

孫毓曰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正義云孫王並

云述

毛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

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王肅曰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

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

況公言之乎

王基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

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

講待風諫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

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由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識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劉】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王肅曰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按爲毛說

孫毓曰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王肅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

言亦不虛耳是以或疑無以斷羣疑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尙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正義云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戕殘也

王作臧臧善也

孫毓評以箋爲改字 釋文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

孫毓謂傳爲長母斥褒姒

有捄天畢（傳）畢所以掩兔（箋）畢者祭器有畢者所以

肕䥀鼎實

孫毓曰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綱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傳徂往也

箋徂猶始也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王肅曰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謂征

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
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正義云據箋已傳又無此意
孫毓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
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
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
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
王亡國之君乎
又曰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徂暑猶言適暑耳
雖四月爲發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行而退也詩

人之興亡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正義云箋自言述毛亦非毛旨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言鵰鳶之高飛鱣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

亂政故

王肅曰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則貪殘驕暴而飛

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

孫毓曰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

德而處潛逝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

亂而不振正義云皆述毛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

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

傷(箋)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

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

王肅曰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旣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

孫毓曰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入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旣以其正且庶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

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為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

耳二者之說箋義為長

或陳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王肅曰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孫毓曰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煑之於鑊既煑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傳）皇大保安也（箋）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孫毓曰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

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為義箋說為長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信乎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

孫毓曰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且丘甸之非其義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

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

王肅曰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 正義云此皆申術毛說也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君廩

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豊年之法如此

孫毓曰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

之以酒食饁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
否示親之也
王肅曰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
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
閑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
否也又婦人無閫外之事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
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鄭說非也
孫毓曰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惟王后
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

何得將婦見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正義云皆以鄭說爲短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傳）胥皆也（箋）胥有才知之名也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遠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遠命外內無

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

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

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

矣正義云是述毛之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頍弁貌弁皮弁也(箋)言幽王

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

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王肅曰言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

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以傷王無德將不戴

弁

孫毓曰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

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我得見爾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

王肅曰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

孫毓曰毛傳云慰怨也徧撿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親末

句獨見褒姒爲慍肅之此言非傳旨矣按釋文慰怨也王申慰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

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箋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王肅曰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士大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

孫毓曰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

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塗泥附著也(箋)毋禁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王肅曰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孫毓曰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箋上帝乎者愬之也

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

王肅曰正而吉也

孫毓曰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

王肅曰碩人謂申后也

孫毓曰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

王肅曰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

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修禮而相

朝

孫毓曰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

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正義云俱是述毛爲說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

王肅曰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

孫毓以爲京師

文定厥祥【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

吉祥謂納幣也

孫毓曰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稚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

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王肅曰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

王基曰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

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為後世法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箋）會合也

王肅曰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正義云傳言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為甲

孫鑛曰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為甲者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為薪

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孫毓曰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為長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

王肅曰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

孫毓曰天覩四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 釋文

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

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

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王肅曰無阮徂共三國

孔晁曰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

孫毓曰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

邘崇密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

張融曰晃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玁狁采薇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箋〕康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

不安徙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

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正義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典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

王基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王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

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烏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尙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槷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衰滅誠如肅言神靈尙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

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illegible]二
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
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
此尤甚焉

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

孫毓曰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
劉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
黿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
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

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

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譬崩之月而當

娠爲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傳）或簸穅者或蹂黍者（箋）舂而

抒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

孫毓曰詩之序事率以其次既簸穅矣而傳以蹂

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

即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爲長

篤公劉

王肅曰公號也劉名也

王基曰公劉字也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孫毓曰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

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褻燕尊賓之

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

伴奐爾游矣（傳）伴奐廣大有文也（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

王肅曰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正義云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伴爲廣大奐爲文章

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

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

孔晁又曰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

孫毓曰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

王肅曰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孫毓曰戎之為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之

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寳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王肅曰寳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

天子是也

孫毓曰特言賜之以作爾寳明非五等之玉且申

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

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

燕師所完（箋）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

衆民之所築完

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此燕國 釋文

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孫毓曰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秠一稃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

王肅曰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

兵也

孫毓曰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名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背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傳閔病造爲也箋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

王肅曰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爲家事以致大平

孫毓曰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説爲長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荓蜂摩曳也（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

王肅曰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

孫毓曰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

毒

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剔治也。

王肅曰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

釋文王云狄他歷反遠也孫毓同

長發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

馬昭曰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

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固丘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